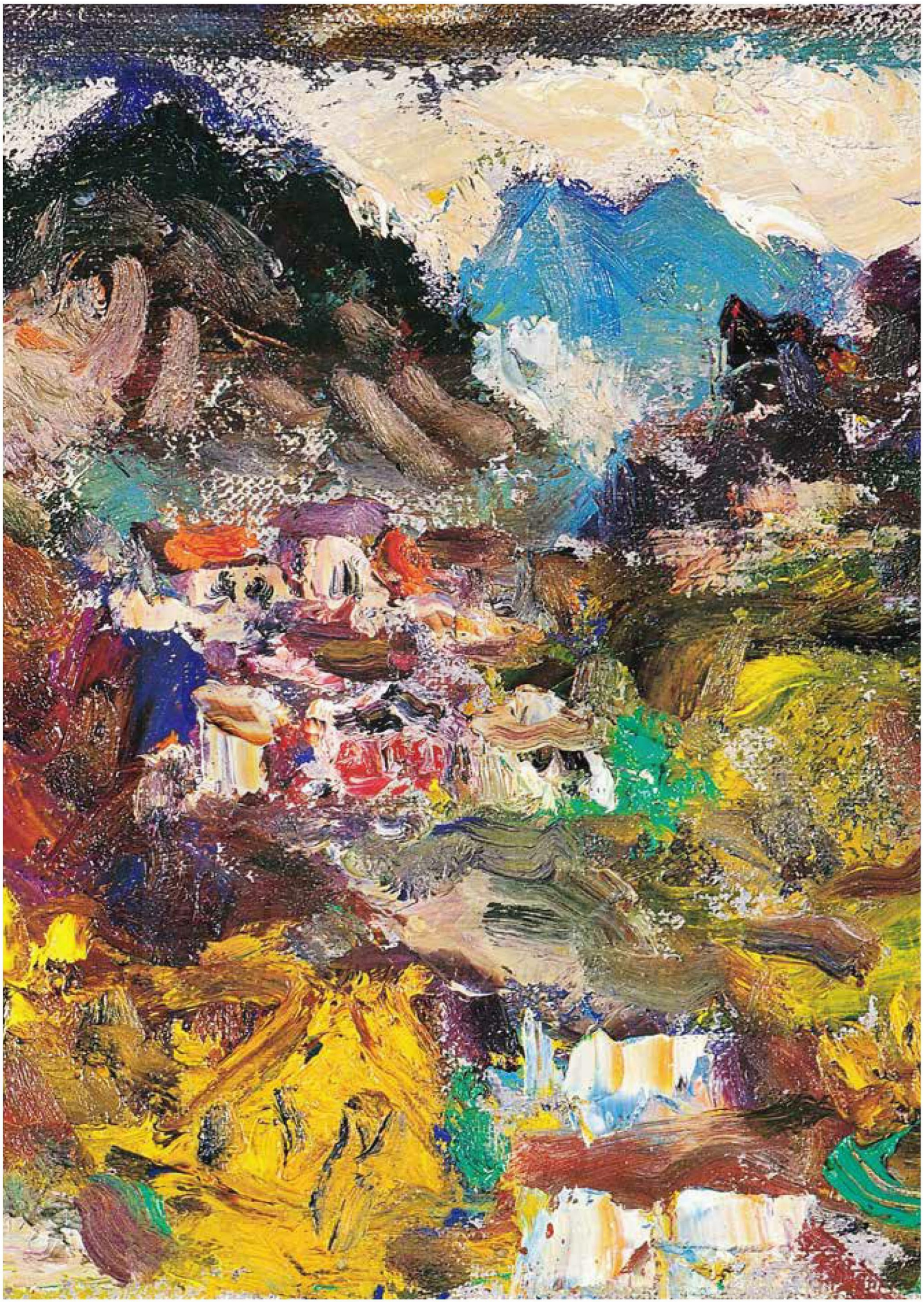


1.

倪蔣懷的學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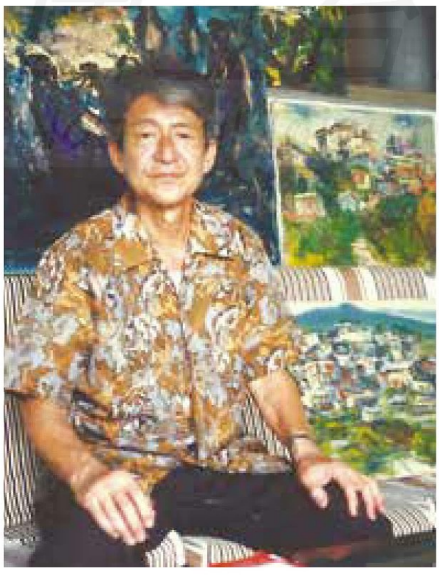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第一位水彩畫家倪蔣懷，他少年時期就讀的瑞芳公學校，老早就廢校了，但是教室殘跡至今猶存。蔣瑞坑的父親與倪蔣懷為同母異父兄弟，所以蔣瑞坑稱倪蔣懷為叔叔。

蔣瑞坑父親也在倪蔣懷經營的礦場擔任工頭，蔣瑞坑成長後也進入倪蔣懷畢業二十年後的瑞芳公學校，接受啟蒙教育。

學校所在地是最早的河岸聚落，也就是瑞芳發祥地。

少年蔣瑞坑是九份的送報生，他自己也沒想到，年長之後竟成為詮釋九份風景最重要的畫家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Museum of Fine Arts



[本頁圖]
蔣瑞坑攝於作品前。

[左頁圖]
蔣瑞坑，〈金瓜石〉（局部），油彩、畫布，24.3×33.4cm，2002。

取名「瑞」芳鰶魚「坑」

說起從瑞芳浮出畫壇的人物，首推第一代的倪蔣懷（1894-1943），其次是第二代洪瑞麟（1912-1996），現在再加上第三代的蔣瑞坑（1922-2007），三位畫家都有同一煤礦職場的師友或血緣關係。

1920年全臺實施地方行政區重劃，以及市街庄名新改訂，瑞芳與四腳亭交界處的鰶魚坑，劃入基隆郡瑞芳庄，地方人士習稱「瑞芳鰶魚坑」，倪蔣懷母親的故居就在這裡。

早年，倪蔣懷的母親嫁給蔣瑞坑的祖父蔣因，但蔣因不幸早逝，再改嫁喪偶的倪基元，生下倪蔣懷。倪母為懷念先夫，將再嫁所生的兒子取名「倪蔣懷」。所以蔣瑞坑的父親也是祖母前夫的兒子，與倪蔣懷是同母異父兄弟，就輩分來說，蔣瑞坑稱倪蔣懷為叔叔，倆人有實質上的叔姪親緣。

市區改訂二年後，1922年蔣瑞坑誕生於瑞芳鰶魚坑，他的父親蔣禮興就新制的地名取頭尾兩字，遂將新生兒命名作「瑞坑」。宛如命中注定這孩子生來就與瑞芳、與礦坑有不解之緣！

1920年起倪蔣懷投身煤礦業，承包三井財團居大股東的瑞芳地區採

[左圖]
倪蔣懷身影。

[右圖]
洪瑞麟（右）與蔣瑞坑參觀畫展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左圖]
洪瑞麟，〈蔣瑞坑父親像〉，油彩、畫布，41×31.5cm。

[右圖]
蔣瑞坑於1995年基隆文化中心「倪蔣懷百年紀念展」會場留影，背景為倪蔣懷墨寶，題：「金玉非寶藝術乃是寶，心靈無形藝術即其象矣」。

礦權，蔣瑞坑的父親蔣禮興也在異父弟弟所主持的礦場擔任師傅頭（工頭）。倪蔣懷的煤礦事業除瑞芳之外，也試掘過五堵、汐止等地，所以蔣瑞坑襁褓之年也跟著礦工家庭四處遷徙，直到七歲時才搬回瑞芳，這一次是遷往瑞芳的發祥地——內瑞芳。因為這裡距離倪蔣懷主持的「瑞芳二坑」礦場最近，從此定居下來。

基隆河低階處「內瑞芳」

內瑞芳「船仔頭」河岸，今低窪處已長滿雜草。

為什麼瑞芳會有內外之分？「內」是河岸老社區，在裡面；「外」是新建火車站之後的新興市區，靠外面。淡水河水系支流之一的基隆河，從臺北圓山附近分歧後，流向松山、南港、汐止、暖暖至瑞芳附近大轉彎，逆往向平溪方向。瑞芳到平溪的一段是基隆河上游，河道狹窄而湍急，不利於航行。自清代迄日治初期，臺灣交通多依賴水運的時代，上述的汐止、暖暖、瑞芳等地，已因行船之便而發展成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聚落，係臺灣北部最古老的城鎮，帆船只能駛至瑞芳，所以瑞芳正好是百多年前基隆河客貨運輸的終點。

因為船要靠岸，必須找河邊最低階處停泊，瑞芳最適合的位置，就是俗稱「船仔頭」的低階碼頭。

1929年蔣瑞坑從鱙魚坑遷居內瑞芳，倪蔣懷於一年前（1928）有一幅水彩畫〈瑞芳渡船頭〉，有畫到下坡階梯的行人動線，極可能這裡是瑞芳最主要的渡船頭出入門戶，因靠近渡口的樓房通常是比較富裕的人家，也畫到低階處河面有船隻靠岸。倪蔣懷這幅水彩畫作已出現電線桿，可見當年民生用電已延伸到瑞芳了。

1920年代初，畫中馬路右邊是宜蘭線鐵路通過的軌道。1924年宜蘭線全線通車，終點是蘇澳，但是北段八堵至瑞芳間，卻率先於1919年通車，並擇定瑞芳最寬敞平坦的龍潭堵地段，設置瑞芳驛，木造驛舍玄關在今天的瑞芳後站，是以面對瑞芳驛的街衢躍升為瑞芳新興市區，型塑成所謂「外瑞芳」的地名，而原是瑞芳發祥地一帶，地方人士俗稱「內瑞芳」，這就是從前瑞芳有內外之分的由來。

倪蔣懷，〈瑞芳渡船頭〉，水彩、紙，48.5×66cm，1928。

火車經過內瑞芳，正要開往瑞芳車站，左側即內瑞芳聚落。

因為內瑞芳面河背山，的確沒有腹地可以建火車站，以及車庫、倉庫及複線股道等用地，所以旅客上下車都在外瑞芳，車站附近很快地形成市集。有了火車之後船運業正加速萎縮中，本來靠行船往來的河口港埠之繁榮景象，從此被奪於外瑞芳而沒落下來。其結果，可以看出船舶變為鐵道的交通大革命，也同時扭轉了城鎮盛衰之命運。

坑道地表的百年教室

日本占有臺灣的六年前（1889），基隆河在八堵被民眾發現沙金，於是掀起溯河而上的淘金熱。1894年清廷當局再度設金沙總局於瑞芳，一方面遏止盜金亂象，另一方面管理沙金產量並派軍駐守，前清的瑞芳金沙總局即在內瑞芳。翌年（1895）5月29日，日本軍從澳底海灘登陸，隔天，大批兵員全副武裝冒著溽暑，氣喘如牛地循三貂嶺古道走到了瑞芳，領軍人物是日本近衛師團司令北白川宮能久親王（1847-1895），一路只顧翻山越嶺，終也未遇任何抵抗，大隊人馬下山後正開向內瑞芳，竟意外遭逢臺灣民主國守備軍馳來現場，日軍抵臺的第一仗就在內瑞芳開打

北白川宮能久親王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920年代時金瓜石礦區全景，圖片來源：藝術家出版社提供。

起來。從6月1日短兵相接，打到第二天的6月2日，戰事才告平息，史稱「瑞芳攻防戰」，只是臺灣民主國輸了。

6月2日當晚，北白川宮親王投宿於瑞芳金沙局公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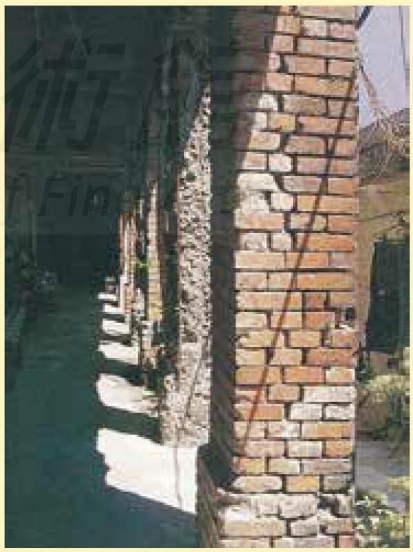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統治臺灣初期重要政策之一的教育方針，就是全臺凡人口眾多的聚落，陸續創設初等教育的「公學校」。基隆河中游最早成立的兩所公學校即暖暖公學校和瑞芳公學校，創校時間在1900年前後。瑞芳公學校所在地，選在內瑞芳金沙局一塊有限的河階平地，處於產業道路和碼頭之間的位置。

產業道路是指從前上九份、金瓜石的山路起點，現在為避開鐵路平交道，建有高架橋直驅九份，高架橋頭旁的一條巷道，是早年前往碼頭的主要路徑之一，巷口仍殘存一幢古樓的斷垣殘壁。

從1895年日本進占臺灣之後，短短幾年內，公學校普及率，尚未擴及更偏僻的小村莊，統治當局仍允許臺民的漢學私塾存在，所以倪蔣懷

【關鍵詞】瑞芳公學校

公學校一詞，是日本統治時期在全臺各地設置的臺灣人就讀的初等教育學校，有教室、操場、圍牆及功課表、科任老師等，為臺灣新式教育之始。瑞芳公學校約於1900年前後創校，戰後改制為瑞芳國民學校。1945年之後瑞芳一坑封坑，新任鎮長建議利用空出的土地，遷建瑞芳國民學校至此，並廢棄原瑞芳公學校舊舍，此即今天瑞芳國小的沿革。倪蔣懷、蔣瑞坑的母校就是瑞芳國小前身的瑞芳公學校，現在仍可尋到遺跡。



瑞芳公學校教室走廊殘跡。

[右頁上圖]
通往九份的高架橋，右側是內瑞芳民宅。

[右頁中圖]
內瑞芳古樓殘壁，巷口對面有火車通過平交道。

[右頁下圖]
瑞芳名紳李建興於逢甲路的商號，仍完整保存。

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的父親仍舊可以在平溪設塾授業。但倪父識時務大局，深知未來趨勢，不留兒子在身邊讀四書五經，反而主動將他送往距平溪最近的唯一公學校接受新式教育，1903年倪蔣懷進入瑞芳公學校就讀。1929年蔣瑞坑也尾隨叔父倪蔣懷畢業二十年之後，入同一所公學校接受啟蒙教育。

蔣瑞坑入學的年代，學校後面的山上已是礦坑，地底下的坑道則蜿蜒流竄，坑道地表附近有一所瑞芳公學校。這樣的產業附加場景，是倪蔣懷入學時所沒有的；蔣瑞坑入學之際，內瑞芳新開發之煤產，竟又是倪蔣懷建立起來的事業。

1930年代初，蔣瑞坑還是低年級學童的時候，瑞芳公學校是一所公認的在地名校，理由是因為校園內有座紀念碑。這座碑後來重修為水泥碑座，於碑座正面新題「御宿營遺跡碑」。「御宿營」意指北白川宮親王曾經在此宿營，也就是6月2日瑞芳攻防戰平定瑞芳當晚，北白川宮親王夜宿金沙局公館的事。

征臺軍領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有皇族身分，征臺軍於1895年6月起繼續南進，好不容易於半年後才攻下臺南，同年10月28日總督府打電報給日本政府，電文曰「親王病逝」。於是日本領有臺灣二年之後，凡是親王到過、宿過之地都立碑紀念。

1898年瑞芳紀念碑設置在瑞芳原清末金沙總局，不久金沙局撤廢，這塊空地規劃作瑞芳公學校校地。

蔣瑞坑回想小時候的記憶曾說：「紀念碑位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

水泥建築的瑞芳新車站，圖片來源：李欽賢繪圖提供。

於基隆河畔，其實有點像墓碑」。這話說得有道理，當初建碑是委由瑞芳守備隊軍人製作的，鐫刻碑文的長形石材，直接放在小石塊堆疊而成的高臺上，經年累月，石縫間雜草叢生，看起來簡直像亂葬墓石。直到1934年地方政府才重新修葺，將石碑立在設計過的水泥臺座上，但石碑仍是最原始的，碑文共有七行，恭謹記述親王穿草鞋越過三貂嶺，攻下瑞芳的經緯。

連瑞芳公學校校歌也綜合地景和北白川宮紀念碑，譜成歌詞的第一節（譯文）：

[左圖]
外瑞芳逢甲路上的古樓。

[右圖]
外瑞芳逢甲路上老建築門面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三貂之嶺何其高，基隆溪流水清澈，

瞻仰宮之御遺跡，瑞芳公學亦沾光。

還有，只要有重要節慶如元旦、瑞芳攻防戰之日、北白川宮親王忌辰、明治天皇誕生日等，全校師生列隊，守備軍官及鄰近仕紳皆前往瑞芳公學校參拜石碑，有紀念碑就有公開儀式，難怪瑞芳公學校大大出了名。

其實就學校規模而言，蔣瑞坑就學當年，公學校僅有一排木磚混合的教室，沒想到事隔百年，竟然還可辨認出殘存下來的遺址。

1938年瑞芳實施都市計畫，新建水泥站房的瑞芳驛在明燈路上，新車站前的棋盤式嶄新街衢，部分公家機構移建至此，鄉民謂之「新街」；而原先瑞芳驛所在的外瑞芳，不但車站被降為後站，連外瑞芳也被稱做「舊街」了。外瑞芳興盛期代表性的建築林立，至今仍可尋覓到留存的老屋。結果是，今天走出瑞芳前站，客運車川流不息，前往九份、臺北都在這裡搭車，熱鬧無比；相對的，後站的外瑞芳已是沉寂的舊街。

戰後，瑞芳公學校更名為瑞芳國民學校。瑞芳已是人口眾多的大鎮，適齡學童年年激增，新鎮長在瑞芳火車站附近，覓地重建瑞芳國民學校，亦即現在的瑞芳國小；如今廢棄離車站很遠的，則是瑞芳國小前身的瑞芳公學校。

瑞芳公學校遷校後，遺留的校舍一度是駐軍的兵營，也曾經作為鐵釘工廠，紀念碑早就毀掉，操場則到處搭蓋違建。事隔多年當地孩童在此地玩耍，都還稱這裡是「兵仔營」，顯然大家也已經忘了這裡曾是瑞芳國小的前身。

從瑞芳柑坪里的巷子走進去，殘破的紅磚舊校舍聚集了幾戶人家，這就是瑞芳公學校百年教室現在的模樣，在多雨的煤鄉正逐漸傾圮中。

蔣瑞坑入學時，瑞芳公學校已成立了三十年，中年級一度隨父親調職轉

[上圖]
瑞芳公學校教室殘影。

[下圖]
斷垣殘壁的百年教室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上圖]
1934年重建水泥高臺的「紀念碑」，圖片來源：李欽賢繪圖提供。

[下圖]
瑞芳地區發展示意圖，圖片來源：李欽賢繪圖提供。

校，後來又搬回內瑞芳，1934年春天的畢業典禮，從校長北島靜雄手中獲頒一紙全勤獎狀。

及早自立的少年

1934年蔣瑞坑自瑞芳公學校畢業，年僅十二歲。離開校門後公學校內的紀念碑，才利用剛普及不久的水泥材料，易地重新整建為有階梯的高臺，架上原碑，所以他記憶中沒有看到紀念碑更新的印象。

同一年（1934），車站附近的外瑞芳已相當繁榮，相對的內瑞芳山區一帶有礦坑，內瑞芳隨之變成礦工家庭群居的小村落。蔣瑞坑的家不至於赤貧，但他自認沒有把握考上基隆中學，也不能在家吃閒飯，乾脆早一點出社會工作，分擔家計也是一條生路。

那個年代除非到大城市當學徒，學習謀生技能，若是留在瑞芳，幾乎沒有就業機會。蔣瑞坑的第一份工作是送報紙，即所謂「新聞配達夫」。報紙是日本時代僅有的新聞媒體，當時既無電視，收音機又不普遍，報紙遂成為少數重要的媒體管道之一。

日本人來臺辦報的風氣相當踴躍，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是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倒是蔣瑞坑的派報任務，是配送《臺灣新聞》的工作。《臺灣新聞》總社設在臺中，今天臺中市民權路與自由路交叉口的臺中銀行，即是《臺灣新聞》總社原址。

蔣瑞坑每天清晨不到6點，就從內瑞芳來到外瑞芳的火車站，當年瑞芳火車站正門現在已縮小成後站。共有三名送報伕默默地折疊早班火車運到的報紙，蔣瑞坑負責《臺灣新聞》折報，其他兩位是《臺

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[左圖]
《臺灣新聞》臺中總社，圖片來源：李欽賢繪圖提供。

[右圖]
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頭版。1935年蔣瑞坑還是送報生，4月21日清晨臺灣中部強震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當天緊急出號外。

灣日日新報》配送員，從這裡亦可以窺出兩報發行量之差距。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訂戶大都是日本人和臺籍知識分子，《臺灣新聞》則較多地方消息，所以臺灣人讀者不少。

瑞芳地區《臺灣新聞》讀者群遍布在九份、金瓜石，兩地山腰民宅特別密集，全靠腳力挨家挨戶送報。沒有假日，每天風雨無阻，山區雨季又長，是一份很辛苦的勞動。少年蔣瑞坑在山鎮來回走踱一年的送報伕日子，少小年紀，天天環山望海與九份群屋層疊的風景印象，的確已深植腦海，無規則的紅磚牆、黑屋頂疊床架屋的山城奇觀，日後終於化為畫家的「原風景」(指文學、藝術家成長過程中，熟悉的故鄉風土)。

洪瑞麟，〈金瓜石風景〉，淡彩、紙，約1956。

直到蔣瑞坑被介紹到瑞芳尋常小學校當工友，才卸下每天徒步來回九份、金瓜石的派報生活。工友的日本話叫「小使」，蔣瑞坑自嘲此一職位與外交官的「大使」僅一字之差而已，而且任務繁重，要敲上下課鐘、打掃辦公室、準備教職員茶水，甚至也要挑水至校長宿舍等等，所有雜務均一手包辦。瑞芳尋常小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穿高等科學生服的少年蔣瑞坑。

學校戰後改制為瑞芳高工，位於外瑞芳的山崗上。

尋常小學校專收日本人子弟，課程、設備亦與公學校有別。瑞芳已是工商城鎮，學校、醫院、警察、庄役場、郵便局等公部門機構，以及公司行號等民間生意人，日籍居民不少，所以成立小學校招收日籍學童。蔣瑞坑在尋常小學校工作，沒有人講臺語，反而讓他學會道地的日本話、日本禮儀，此也是他學習人生教養的初步。

成長過程中，偶爾也有機會跟隨父親搭火車到基隆拜訪倪蔣懷，看叔叔家中懸掛的畫作，只是羨慕，也不敢多問，沒有機會接受直接指導。不過天生亦愛塗鴉，比如當工友也得刻鋼板，沾上油墨印到白紙上。有一回刻鋼板準備印一份節目單，他一時技癢，隨興刻上封面圖案，基隆郡守接到節目單後，大加讚賞，被誇讚的消息也傳回學校，蔣瑞坑內心不禁大受鼓舞。

兩年工友生涯結束後，十五歲的蔣瑞坑又回瑞芳公學校升上高等科，繼續深造。一般來說，只有重點鄉鎮的公學校才有高等科，授課二年，相當於初中部學歷。所以瑞芳公學校高等科學生遍及鄰近村落，如菁桐、四腳亭、猴硐、暖暖及至九份、金瓜石等地。

1939年，洪瑞麟受邀至瑞芳二坑出任管理員。圖為洪瑞麟立於他的礦工畫前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倪蔣懷，〈猴硐隧道〉，
水彩、紙，48×66cm。

倪蔣懷，〈暖暖〉，
水彩、紙，33×48.5cm，
1932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高等科畢業後，倪蔣懷錄用蔣瑞坑進入內瑞芳山上的「瑞芳二坑」擔任「看量工」，不識字的礦夫都發派粗工，而他是專責驗收炭量與記帳的工作，不必入坑採礦。

這一年是1939年，洪瑞麟已從日本返臺，受邀至瑞芳二坑出任管理職務，蔣瑞坑在此初識洪瑞麟，並受到洪瑞麟啟發，方得以立定他終身的興趣和志向。蔣瑞坑從小愛畫圖，到築夢想當畫家，即是這樣開始的。